



屠龍書生



和五云洞竟是前后贯通之事，我们这次由五云洞进入如何？

康燕南道：“任凭四位前辈之意，晚辈绝无意见。”

银化先生突然急叫道：“苍头魔姑在上面，老道快停！”

玉虚真人闻言急急停住，抬头却未发现人影，他回头正想动问……

康燕南抢到他身边摇手制止道：“不止一人，还有迷楼两位老妖，她们似也发现什么人物了！”

瑶草谷主忽又悄声道：“各位注意右侧，那株巨枫树后有动静。”

他语言一落，康燕南却发觉逸尘仙婆竟又注意左侧，好在她们恰好是行到一处乱草之中，于是他闪过去问道：“前辈有何发现？”

逸尘仙婆打个手势叫大家蹲下道：“是清廷九亲王，看势带来大批高手！”

玉虚真人道：“他来此地不外两个目的！”

康燕南笑接道：“擒我第一，取宝次之！”

逸尘仙婆急急摇手道：“噤声，‘苍头魔姑’在公开大叫了！”

大家侧耳注意，听到却又是另一个声音在大声叫道：“贫僧奉九王爷之命，在此向天下武林宣布，凡来取宝之人皆可自由，唯独屠龙公子乃朝廷重犯，无论任何人等，无论任何手段，谁能将其生擒或杀死者，朝廷赐二品殿前侍卫督总之职录用。”

他的声音一落，陡然引起四野人声大动，谁料竟是遍山皆人！

玉虚真人悄声道：“这发语者竟是大国师‘火焰僧’！”

康施主要当心！”

康燕南道：“四位前辈请先登峰，晚辈未见得将他们放在心上。”

四老恐妨阻碍他的行动，闻言后齐向前进，玉虚真人回头道：“施主宜火速易容！”

康燕南点头照办，立即变成一个黑面尖嘴的少年，同时还将长衫捞起，翻系腰间，他以最快的轻功绕道前进，循着火焰僧的发声处悄悄摸去。

火焰僧身边共有九个人，他前面一人就是九亲王，康燕南知道距离五彩洞尚有一座平坦的小森林，他这时不欲下手，急急奔至小森林边缘藏着。

无数的黑影向森林闪进，遍地里都带出“呼呼”的风声，康燕南等着九亲王由身前过后，他突然一闪，如幽灵般闪到火焰僧身边，举掌按住他的脊椎重穴，传音道：“六和尚，识相的朝左面走，出声就要你老命！”

火焰僧本为武林高手，脊椎穴的重要性自然非常清楚，稍加内劲一推就会送命，他吓得全身发抖，自知遇上了非常对手，于是乖乖的依言而行！

他后面数丈处跟着七个黑影，最前的似已看出他身边多了一人，但却疑为是九亲王，因之没有发问。

康燕南将火焰僧逼到十丈之外即停，沉声问道：“你们来了多少人？”

火焰僧这时才恐惧的回过来看了一眼，但他认不出康燕南的面貌，颤声道：“贫僧不知其数，施主手下留情。”

康燕南道：“你可知道我是谁？”

火焰僧摇头道：“贫僧不知，施主莫非即屠龙公子？”

康燕南眼睛一转，冷笑道：“那是我的对手！”

火焰僧忽然喜道：“施主莫是近日传遍武林的天下第一高手‘绝天剑’辛威？”

康燕南沉声道：“你知道厉害就好！”

他说完突伸两指一抹，火焰僧的耳朵顿告左面失踪！

微风一阵，在火焰僧痛哼出口时，康燕南早已穿过森林。

五彩洞位于两座石峰之间，洞外形成石笋林立的狭谷，进狭谷口处有三十丈之宽，洞在狭谷左侧约半里，外观如巨狮张口。

康燕南眼看着无数黑影纷纷而入，随即亦提功闪进，小心探行。

在洞内并不黑暗，触目都是五彩气氲充塞其中，犹如蒸发了多色的染缸，气体腾腾，如云如雾，那怕有再强的内功，也使你伸手不见五指，且有目迷眼花之感。

康燕南似已有了经验，他将眼睛睁开一会又闭目一会，仅以全神放在耳上。

突然有一股劲风自侧面急拥而到，而且带出呼啸之声，同时有人急喝道：“来人通名？”

康燕南闻声一闪，急接道：“白公公，我是燕南！”

那人闻言闪进，竟确是“寰宇游神”白公公，只听他急声道：“哥儿才到吗？”

康燕南听出他的声音有异！不禁紧张道：“公公遇上那姓辛的青年了？”

白公公道：“老朽八人全遭他和清华郡主冲散了，好在双方都是摸索着遭遇，否则老朽一方定有死亡。”

康燕南大急道：“这怎么办，清华郡主已变态，她将才杀死不少正派人物！”

白公公道：“目前急也无用，最重要的现在莫过于阻止邪魔们得去‘魔曲银笛’，该物一旦落入邪人手中，武林将无宁日。”

康燕南道：“该物到底落在什么地方？我们如何才能找到呢？”

白公公道：“尽人事而听天命，谁都不知落在何地。”

康燕南忽然道：“噤声，前面有人来了！”

白公公传音道：“左右都无声，你左我右，那一定是通道，注意，无回音处都是空的。”

康燕南耳听白公公一闪而去，他却不向左面，反而迎上来人问道：“来者过名？”

对方闻声立住，只听他阴声问道：“你又是什么人？”

康燕南闻声一惊，暗叫道：“不好，是‘倒灵霄’柳老太婆！”

他忽倏灵机一动，急答道：“在下是武当弟子！”

柳老太婆阴笑道：“你休胡扯，快报真名，我老子不受欺骗！”

康燕南知她听不出自己变音，立即上前道：“前辈是那路高人，晚辈确是武当弟子张明！”

柳老太婆厉声叱道：“不准动，再上就要小命！”

康燕南立住问道：“前辈到底是谁，难道不许晚辈通行吗？”

柳老太婆哼声骂道：“混账，只要你是真正武当弟子，我老婆子焉有不许通行之理。”

康燕南朗声笑道：“那就让前辈来证实晚辈有何不实之处了！”

柳老太婆冷笑道：“武当‘三阳神功’出手便知，你向我老婆子劈出一招试试！”

康燕南自然不懂武当内功，但他并不犹豫，闻言接道：“前辈莫非是迷楼仙老之一，晚辈岂敢放肆？”他胡乱替对方加一顶高帽子，心中暗暗好笑，忖道：“你如不运全力内功承受我这一掌，那就是你活该倒霉，虽然不要你老命。但亦非重伤奔逃不可。”

柳老太婆被他“仙老”两字一叫，竟是呵呵笑道：“武当弟子虽未证实是真是假，但凭你的口气听来，确是知理的名门之后，不要紧，你只管动手。绝对无人怪你失理。”

康燕南早将内功提到十二成，又上前一步道：“前辈有命，晚辈自然不敢违抗，惟晚辈内功不高，只怕难禁前辈回震之力啊！”

柳老太婆大上其当，闻言又是一声大笑道：“我老婆子自有分寸，以三成内功接受你那一掌，相信反弹劲力不会过强。”

康燕南估计已到两丈之内，故意提醒道：“前辈请准备，恕晚辈放肆了。”

他那管对方有无准备，竟是双掌齐出，劲先声后，大喝道：“老妖妇，你上了我屠龙公子大当了！”

柳老太婆闻声大惊，运功不及，拔腿就待倒窜！……

她在这俄顷之间应变，那还来得及躲避，脚刚离地半尺，下三路全遭康燕南内劲中的，如雷大震起处，只打得柳老太婆惨叫抛出！

康燕南正待追上下手，突闻左右前后人声大起，全都是闻得惨叫声奔来。

他当机立断，既不追敌，亦不逃走，火速就地潜藏。

瞬息之间，在康燕南藏身数尺外响来一个宏亮声音问道：“是谁在此打斗，还不出来？”

康燕南闻声暗道：“原来是九亲王在前洞之内！”

又有一个急促而苍劲的老妇声音大喊道：“王爷，是柳供奉遭人暗算了，快请下令围困各洞出口。”

这是元元后那老太婆的沉重声，她的语音刚落，人已超过九亲王朝前冲去。

估计她冲出十丈之际，突又惊叫声起道：“大姐，你怎么样了，是谁偷袭你？”

显而易见，她已找到柳老太婆的负伤之体了，只听她连咳数声，同时还带“荷荷”吐血之情，良久才听她喘息答道：“是屠龙小子，愚姐一时不慎，轻易上当，他只怕早走了，快向左右两洞速追。”

元元后双手将她一抱，大骂道：“只要那小子已到，他这次走不了的。”

九亲王似也走了过来，同时只听他宏声大喝道：“鲜于将军和子车将军火速率众分道追拿，务必生擒活捉。”

康燕南耳听有两个中年男子的声音同口应声分道而去，未几又听九亲王开口道：“元供奉快点查看柳供奉伤势，本爵身有灵丹。”

元元后的声音接道：“王爷，她负伤不轻，我们必须出洞才能查出伤处。”

一阵脚步声经过康燕南前面，他判断元元后已抱起柳老太婆同九亲王离开原地了，但走了不远，忽又听到柳老太婆的急促哼声道：“二妹快停，我得的那东西失落了，是被那

小子一掌打掉的，快，快回头去寻，”

康燕南闻言一怔，暗忖道：“她失落什么了！听语气竟是重要之物！”

他这时不敢弄出声息，耳听元元后大急道：“先治伤要紧，寻找已来不及了，听你声音带喘，显已伤及丹田。”

九亲王急问道：“什么东西？重要吗？”

元元后发出欺骗的叹息道：“那只是盖三妹遗下的一件纪念品，等一会再进洞来寻找。”

康燕南耳听他们渐渐去远，随即准备离开，但他犹豫的忖道：“盖老婆子仅仅只留下一把玉剑，莫非就是该物不成？”

玉剑虽是一宝，但他并不稀奇，举步欲去之霎，突又停下自言道：“寻着也好，将来送给清华使用，那真是玉人玉剑，人物相亲！”

他循着柳老太婆负伤之地慢慢摸索，突于十丈之处的石壁下触及一物，圆圆的，长不过两尺，细摸之下，不禁噫声道：“玉剑没有摸着，却摸到一支怪箫！”

他不知是何人遗失，但觉出箫非竹制，沉沉的，竟是金属制成，于是顺手插在腰带之上，重新再找玉剑。

经过一顿饭久之后，他觉出附近数十丈内再无其他东西可找，于是挺身起立喃喃的道：“我真是白费时间，那玩意不知丢到什么地方去了。”

他决心放弃找寻，举步向内洞直进。

所谓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到来全不费工夫”。岂知他所拾的那支怪箫竟就是“神虬洞”内那支神箫，柳老太婆自从在辛威手下拾得之后，一直就没有时间去练，竟又在这洞内

被康燕南无意中得到。

他不知走了多少时间，也未记清转过了多少岔洞，虽然处处遇上不明人物，但他再不出手阻拦，每次皆以最速轻功错过。

越往里走，洞内的五色气氲越浓，天下活东虽知气氲越浓的地方危险越多，然而她们却凭着这点才能分出进退和方向。

康燕南渐渐觉出另有一种古怪而更危险的事情，那是他耳听着洞内如有万钟齐鸣，凭他的内功尚且无法排除那怪声扰耳，不由暗暗大惊，忖道：“这如何是好。现在连耳朵也失去作用了，一旦有强敌到了身边都无法察觉啦！”

突在他心思未停之际，立觉右手触及一件东西，他飞快的想到那是人的衣襟，不由顺势反扣，火速将那人制住大喝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他的声音虽大，且又近在咫尺，然而被怪声扰乱得等于细声耳语，那人被他制住了肩井大穴，竟毫无半点反抗之力，闻声之下，一点也听不出是谁，不得已，靠近大声答道：“老夫姓白，阁下动手罢。”

康燕南火速松手，大喜叫道：“公公，又是你！”

原来被制者竟又是“寰宇游神”，只听他长长吁口气道：“好险！”

康燕南大笑道：“你老为何又转到这儿来了？”

白公公大声道：“天下武林无一不在摸索，谁也无法不走错路，能够察觉只可分内外，而不可走直径，惟独你师傅神通广大，他走的冤枉路最少，这时只怕快接近最中心地区了，老朽已遇见他四次了！”

康燕南闻言大惊道：“他老人家没有双腿了，干吗也要来冒险？”

白公公大笑道：“那双手代脚的走法，仍旧比老朽还强数倍，你放心罢，进洞的老辈人物已被他戏耍得不亦乐乎了！”

康燕南诧异道：“他遇上那些人？”

白公公道：“除了老夫被他摸了三次屁股，还有迷楼两妖！……”

康燕南急急岔言道：“柳老太婆被我打伤啦！”

白公公道：“她们除了残废和死亡，重伤不死以她们功力停一时就会好的，你想想自伤她到现在又经过了多少时间？”

康燕南沉吟一会答道：“大概有五个时辰了，啊！那她是好了！”

白公公道：“你师傅说，他还打了一个青年两记耳光！但却几乎遇险！”

康燕南大惊道：“那定是‘绝天剑’辛威了！”

白公公道：“那小子在何时得了‘绝天剑’之号？”

康燕南道：“他是最近崛起江湖的，起因为何！燕儿尚未查明。”

白公公大声道：“当辛威他遇上我时，他说又戏耍了两个老者，后来他判断就是‘天机子’和‘玉符子’，但他被那两个老儒给困住无法逃脱了！”

康燕南大笑道：“后来怎样？”

白公公哈哈笑道：“那两个老人不知用什么方法将你师傅生擒活捉住了，经互相问答之下二老才知他是你的师傅，

此际他三人已结拜成生死之交了！”

康燕南大笑道：“那真是古怪人遇上古怪货了！”

白公公急催道：“清华郡主已和辛威失散了，你得赶快去寻”

康燕南问道：“你老怎知失散了？”

白公公道：“老朽听得一个青年的声音在到处唤清华郡主，判断他就是辛威无疑。”

康燕南大大起疑道：“清华郡主已失去记意，她不会记得过去的名字了，加之辛威恐还不知她的名字呢，就算由慕红采口中得悉吧，但他怎能在此乱叫呢？”

白公公道：“人紧不顾一切，辛威可能是非常着急之故，但现在他叫也没有用了，这怪声扰乱过强，叫破喉咙谁能听到。”

康燕南在行进中突感一股腥气冲鼻，不禁骇叫道：“公公快嗅嗅看，那是什么味道？”

白公公急急道：“快提内功，这是绝毒之气，可能有什么奇毒之物隐藏在五色气氲之中！”

康燕南闪身抢到白公公前面道：“凭你老经验，察知这是什么毒物？”

白公公正待回答之际，突听前面有人声惨叫似的，其声虽微，但仍隐隐可闻，急急催着康燕南道：“快去看看，那是谁？”

康燕南急奔前进，于数丈处忽被石壁一挡，停身大叫道：“公公，前面没有去路？”

白公公紧紧跟在他的身后，大声问道：“看左右有无岔洞通行？”

康燕南大声答道：“三面都有回音，无疑全属实壁，咱们只有退回去。”

白公公伸手拉住他不放，沉默的想了一会，肯定的道：“一定有通路，否则那细微的惨叫从何而来？”

康燕南被他一言提醒，心中豁然忖道：“对呀，那声音明明起在这儿嘛！”他于是伸手到处摸索，同时又取下腰间那支怪箫去敲打石壁。

怪箫敲着石壁时，论理要比大声说话的声音轻微，但事有想不到的古怪出现了，谁料每敲一下之际，箫内竟发出一种清晰而悦耳鸣声！

白公公心细如发，他一觉有异，随即急叫道：“燕哥儿，你手中拿的那支箫从何而来”。

康燕南突然跳起道：“公公能看见我手中有箫！”

白公公喜道：“难道你在敲打石壁时不能看到？”

康燕南不答，举起怪箫，重重的敲在石壁上！

谁料箫落声起，悦耳至极，志时在数丈之内的五色气氤尽散，甚至还大放光明！最奇的是连那腥臭的毒气味道都没有了！

白公公证明是那支怪箫上的功用之后，不禁大喜道：“神箫，神箫！你从那儿得到的，莫非就是‘神虬洞’的‘祥和金箫’！”

康燕南耳听箫声一落，四周内的五色气氤又合，而那毒气味也再次冲鼻，随即急敲着石壁不停的答道：“此箫本为柳青青那老太婆所有，但却为我那一掌打落在地！”他将经过说了一遍，眼睛则四处搜索，忽又叫道：“这洞顶似还有洞，你老上去看看。”

白公公抬头一看，只见立足之处洞顶特别高大，估计十五丈宽，八九丈高，离地六七丈处真似有个三尺方圆的缺口，奇在似还有一线白光透出，于是拔身冲起，一纵闪进缺口？

他刚踏入缺口之处，陡然发出一声欢叫道：“燕哥儿快上来，这真是洞中有洞，奇中有奇，五色气氲到此尽消，内中不知从何发出微微白光。”

康燕南闻言纵上一看，只见确如白公公所说，因洞口甚窄，他立即挤到前面，但不能立足，他只有俯身而行。

白公公比他更高，俯身尚且不行，他只好蹲着向前移动，郑重警告康燕南道：“哥儿，你不可走得太快，这条洞内必有古怪，第一，这白光来得可疑，你须当心一点。”

康燕南走了数丈又停下来道：“这白光有点闪闪不停之势！真不知从何发出？”

二人停停行行，转了几个弯后，洞身渐宽大，白公公忽又叫停道：“白光越来越强了，洞内一切都能清晰入目！”

他说着突然一顿，惊声问道：“你听出那怪声有何变动没有？”

康燕南道：“先似巨钟，现在变成雷声，奇在我与公公说话已不受干扰了。”

白公公道：“那是你不断敲动神箫之故，只要你停止敲打，说话马上难闻，对了，声音变成雷鸣了，现在老朽可以判断这声音为地火爆发之声形成，而那些五色气氲亦是由地火爆发喷出形成，再往内进，一定可以见到地火爆发之口，现在只有白光和毒气味，尚未判明来处啦，但这两种东西不久亦可察出。”

康燕南眼前又是一个转变之处，他刚刚侧身之际，突然发现地上躺着两个死人，不禁骇叫一声道：“公公快来看，这儿有死人！”

白公公闻言抢到，俯身注目，叹口气道：“你我闻到惨叫之声就是这二人所发出的了，他们死得真古怪！看势并非遭人杀害。”

康燕南持箫一挑，立将其一挑翻过来，突然看到死尸面上有一点拇指粗细的黑点，不禁惊叫道：“伤在这里：‘是暗器伤害的！’”

白公公再次俯身查看一会，面上渐渐露出惊容道：“这不是人为的，哥儿当心，他们是遭绝毒之物伤害的！”

康燕南疑问道：“这不可能吧？凡进此洞的都是有内功之人，而且无一非泛泛之辈，除了‘神虬’那种洪荒之物，其他纵或不敌亦可逃走，那能让毒物进攻面部呢？”

白公公似亦想到这点，但他决然道：“能攻进护身罡气之物虽甚稀少，然老朽当年却遇上一种名为‘三星蛇’的毒物，就能破罡伤人，甚至几乎死于那毒物之口。”

康燕南自知少见欠闻，暗忖道：“有多少奇奇怪怪之物，如想在书本上找是无法知道的。”

在他凝思中，突闻白公公紧急叫道：“快避开那道银光……”

康燕南耳闻其声，但匆促中不知银光在什么方向，唯头顶有一丝劲风接近，他信手一挥神箫！

白公公想不到他反应如此灵敏，而且手出如电，眼看他恰到好处，一箫击在他头顶曳下的那道银光！

光箫相撞，发出一声锵然轻响，银光顿隐，似有一条尺

长怪物堕地，白公公急赶上前，俯首一看，突然惊叫道：“‘电蜈蚣’！这是稀有的巨毒之一！”

康燕南一看，只见该物非常难看，自颈以下似蝎，却长成蜈蚣头，全身赤红如血，背上还长着两片翅膀，惟独两目如电！他看出尚未死去，访道：“这东西蜈蚣不像蜈蚣，蝎子不像蝎子，倒真有点稀奇，难道是蜈蚣和蝎子交生之物？”

白公公点头道：“正是蜈蚣和蝎子交生之物，通常大不过两尺，而且是黑色，似这等大的只怕以前无人见过！现在想起此洞白光从何而来了，谁料竟是此物之目集成！”

康燕南大惊道：“此洞岂不是有成千成万的这种怪物！”

白公公郑重道：“你讲得太少了！恐怕无法数计哩，此物虽不能攻破罡气，然其速如电，喜于偷袭，那两人之死，定死于此物偷袭之下，而那种腥臭的毒气亦是此物发出。”

康燕南道：“好在此物一击就毙，否则防不胜防。”

白公公顺手自肩上拔下长剑道：“只怕又要出你意料之外哩，你注意，老朽举剑斩给你看就知道了。”

他声落剑起，运劲朝下挥去！

康燕南暗笑道：“你手中乃是宝剑，那还要运什么功力？”

不料事出意外，耳听锵铮两声，白公公的宝剑竟遭弹回！这下可将他惊得张口结舌，暗吞冷气！

白公公收剑说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康燕南骇然道：“宝剑虽伤，前途岂不奇险！但它因何被我击成半死呢？”

白公公道：“物各有忌，它是被你神箫制住的！”

康燕南想到神箫能避毒气和五色气氤之事，此际不信也

得信了，于是提箫下击，只敲得那怪物嗤嗤尖叫不停，仅仅三下就蜷曲死去。

白公公忽然叫道：“你站着勿动，让老朽走出数丈试试看！”

康燕南问道：“前面有什么？”

白公公道：“老朽判断此洞道全为这种毒物塞于每个石壁小窟之内，但都被你神箫克住得不敢出来，刚才这条等于人类中的莽汉，也是最幼稚的一条，老朽如果脱离你单独而行，该毒物必群起来攻！”

康燕南大惊道：“那你老要小心！”

白公公运起全身功力，举足前行道：“只要该物无能攻破罡气就可提防，你如看到群毒真箇出动时，立即挥动神箫过来，这样就能真正试出神箫威力！”

康燕南应声立住不动，眼看他已走出数尺，及至两丈之外，霎时尖叫的怪声大起，俄顷之间，前面银芒交织，密集得如急雨纷射，只看得康燕南眼花绕乱，心惊胆战，暗暗骇叫道：“这真是危险之地，稍有不慎，必死无疑。”

他看出那些无数的银光一旦接近白公公一尺之内就被反弹而回，于是提箫上前，挥动出悦耳鸣声，慢慢接近过去。

事情真正不可思议，那些毒物竟是惧怕箫内声音，箫声一起，霎那逃得无影无踪！

白公公只喜得哈哈大笑道：“这下真箇证实神箫之威了！我们放心前进罢！”

康燕南微笑道：“宇宙之间，真有不可想像之事，此箫之玄，如经他人道及，我真还绝对不信。这确是有想不通的奥妙！”

白公公边行边道：“万物皆有其理，理穹则明，吾人所知者甚微，那就难免少见多怪了！”

二人又走了数个时辰，忽然感觉前面渐渐灼热如火，白公公急道：“地火喷口快到了！”

康燕南道：“怎么没有遇上一个武林人物？”

白公公道：“我们走的路线与他们不同，也可说他们早已到了中心地带啦！”他话完未几，康燕南猛听得前途有异声，突然自隆隆的雷声中响起一个奇劲的人声大喝道：“你们不听老夫之言，将必全部死亡于此，还不火速逃走！”

康燕南正待停步，却被白公公急催道：“是血手狂人，我们快去看看，他被什么奇人制住了！”